

# 望江记



望江古雷池 张松生供图

## 望江印象

魏振强

第一次去望江是十几年前,时在深秋,武昌湖上雾气飘渺、混沌一片,岸堤边大片大片的紫蓼在雾气中闪光。车子一路奔跑,不见江涛,但见湖水一直尾随。

忽然想到一位老人。此前十几年的一个秋日,这位老人从华阳渡口坐船,在安庆的码头下船,挤过黑压压人群,爬过一段长长的坡,一路气喘吁吁,汗如雨下,敲开门,把一副沉甸甸的稻箩咚地一声放在我家的地板上。那是簇新的稻米,白生生的,闪着湖水一般的光泽。

女儿瞪大眼睛看向陌生人,老人咧嘴朝她笑,我对女儿说:“叫舅爹爹。”女儿咿咿呀呀:“舅滴滴。”

老人是壮年时期迁居武昌湖边的,死后葬在那里,再也没有回到故乡。

后来多次到过六户、雷池、长岭,曾在月下携友人穿行于望江城区老楼的夹缝,亦多次望向白茫茫的武昌湖——那位缺了牙的老人长眠于何处?

前不久再次路过望江,大雨滂沱,几个人饥肠辘辘,忽然想到给一位老弟电话。抵达小镇时,几个人影在大雨中持伞迎候,天地一线,但他们的面容清晰如雨后彩虹。

有人送来稻米,有人持伞迎候,这是那个叫“望江”的地方给我的最初和最近的印象。

版式: 伟东

## 雷池,雷池

金国泉

我的家乡雷池大地,处今安徽望江县。其实我与父老乡亲除了概念性地知道雷池外,并不十分清楚雷池的大小、由来、根系及其命脉,雷池似乎映照的永远是远古的天空与星辰,对于我们今人,几乎没留下一个很好的焊接点,像一个光凸凸的概念,没有枝杈。

但雷池消失了吗?几千年来,雷池一直坚实地存在着,并将继续存在下去,它的一切已渗入到这块土地的肺腑之中,并与这块土地一起,淹一回,长一寸,沉寂而孤独地存在,像这块土地上慢慢挪动着的曲曲小道,滚滚长江就在耳畔咆哮,它不管不顾,青青春色、了了秋风,比慢条斯理的水牛还要安详,比那个荷着锄的背影还要谦卑。

大别山脉抛下海拔不过500米香茗山后,又抛下一座不到200米的太阳山。两山传说颇多,太阳山民间传其原名为“值雪山”,由朱元璋所改。也只有朱元璋会将那么具有诗意的名字改成太阳山。唐代的李白、罗隐,宋代的黄庭坚,明代的解缙等似乎均在此留有履迹,朱元璋、陈友谅、石达开等似乎也在此开过战、打过仗。尽管有读书堂、读书台佐证,甚至有很多的诗词为其举凡,但一直以来,它们都寡汤寡水,缺少入心入脑的滋味,虽也如这几座小山上的荆条显得曼妙多姿,但战场无迹,史书无鉴,

战事无考。是否历史本就如此?就如黄庭坚在其《大雷口阻风》中所云:“号檐下沧江,避风大雷口。”

他们仅避避风就走了……

一切都成了雷池人一个个、一曲曲“心念念”的企盼。雷池大地的石头与许多名山大川的石头其实是一样的,终日摆出千奇百怪的造型,气韵可人,形态可掬,香茗山上、太阳山上的杜鹃花叠嶂层峦,我们一直不叫它映山红,而称其为燕子红,似乎一切都要等待燕子来时,方才“绿水人家绕”。

有水就有杨树与柳树,这是雷池水的特色,从来就难以仪表堂堂地登堂入室的杨树和柳树既在江边成排成片,也在后山丘冈的塘堰堤坝上婀娜多姿。岁月总是让它们的皮肤皴裂得很深,在这龟裂的皮肤深处,我看到它们像一排排的支柱,永远翠绿。我记得真切,我的父老乡亲经常将牛拴在上面,牛就在那它巨大的阴凉下反刍着,那些筛子一样的树阴像雷池大地上的伤痕,那些漏下来的光线,像雷池人顽强生命力演绎出的向着烟波浩渺逆势而生的坚韧。

鲍照登大雷岸时也一定有杨树和柳树。在鲍照心中,雷池大地一定广袤而苍茫,让他心生敬畏,所以他写下了《登大雷岸与妹书》,并加了一个“大”字,从此,有了大雷岸之名。我不知道鲍照在看了杨树与柳树后,是否还看到了那一大

片陶渊明遇上的桃林。时过境迁,鲍参军登大雷岸时,五柳先生已不在人世了。但我坚决地认为先有桃林而后有陶渊明的《桃花源记》及《桃花源诗》。陶渊明系陶侃曾孙,世家大族,他任彭泽县令来此转转,借考察民情之际游历一下这片江滩天经地义,应该不算公款旅游。而江滩上那时肯定生长着一片桃林。现今望江的江边有个滩叫陶寓滩,有一条街叫陶寓街,有一个村叫陶寓村,可谓珠联璧合。

我常常想,雷池在其被命此名之前甚至更久远一些是一个什么所在?历史没记载。那样一个悠远的年代,那样一段蛮荒的岁月,让民不聊生的那些东晋世家大族,如庾亮、苏峻们在雷水泽国“搅得周天寒彻”后,才有了刘裕卢循的雷池之战,而赤壁之战就曾在附近血雨漂杵,朱元璋与陈友谅的鄱阳湖之战虽有些多年月,却也是满目疮痍,多灾多难的被血腥味呛够了的古雷池,多少年过后才见清澈、才可畅游?

星移斗转之后,只有青瓦灰墙依山依水地品读着雷池人,只有那一处一处的沟渠塘堰映照着雷池人,只有那一望无际又起伏不定的棉花与油菜伴随着雷池人,只有籍籍无名的野花野草四季枯荣地滋养着雷池人,那些逍遥漫游的鸡鸣,那些窃窃私语的犬吠,那些飞起又落下的鹭鹭、八哥、斑鸠……叽叽

喳喳,仿佛它们永远在议论雷池的前世今生。长在雷池大地上的芦苇、香蒲、蓼、蓬、野菊、棉花、油菜、小麦既没有一件被封为御品,也没有一种成为雕塑。但它们与雕塑与牌楼相比,多了鸡鸣犬吠的生机与活力。庄子说:“道在屎溺。”据此,雷池人当然就都是得道之人了。我看到那些沟渠、塘堰、房舍,它们真实地存在着,葱绿而繁茂,春生夏长,秋收冬藏。雷池人也就风雨如佛,阳光如禅。



金国泉,望江县屠家田人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安庆市评论家协会副主席,作品散见于《诗刊》《星星》《文艺报》《天津文学》《扬子江诗刊》等报刊。著有诗集《记忆:撒落的麦粒》《我的耳朵是我的一个漏洞》《金国泉诗选》及散文集《大地苍茫》等多部。